

精神家园

花塔祭

陆曼玲

花塔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所有武冈人的共同伤痛。

第一次见到花塔是上小学五年级，那时有门课程叫自然。在讲到气象时，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县气象站。那所小小的气象站建在城东云台山上，用白色的木篱笆围着，放置着观测气温气压、风向风速、日照降水的仪器。我们饶有兴致地听着气象员的讲解，新奇地观察这些能预知天气冷暖的仪器。参观结束时，我转身一望，看到了一座斜斜的塔。它站立在云台岭上，似乎是落寞的，孤独的，却又是娇柔的，漂亮的，虽历经沧桑，脂粉已去，颜色已旧，可那欠身前倾的妩媚，依然叫人心动！

我曾无数次地登过东塔，那是资江边的伟丈夫，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可没想到离它不远的荒山上，还有这么一座娇小玲珑、美丽可人的塔，犹如一位柔曼的妻子，俯身等待着丈夫的召唤。

花塔又名泗洲塔。据《武冈州志》记载：“有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1078）建。”而东塔于清道光三年（1823）奠基，道光九年（1829）建成。

我一直想去登花塔，无奈家住城内，离塔较远，大人又总是忙，无暇带我去，登塔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小学毕业后在红星小学附中班读书，这时课堂形同虚设，每天发生那么多新鲜刺激的事情，谁还听老师严肃认真地讲课呢，于是讲台上一片闹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天和另外两位女同学不知怎么的就说到了花塔，都想去看看，于是在作业本上写了几个大字“游花塔去

也”，便结伴离开了校园。时节正是秋季，天高云淡，凉风悠悠，我们从箭道坪到四牌路，过老南门、皇城坪、迎春亭，然后沿羊肠山路来到花塔下。此时的花塔，毫不理会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依然斜倾着身体站立于荒草萋萋中。900多年沧桑岁月，它已看惯云起云飞，潮涨潮落了。它依着这方静土，以轻柔婀娜的身姿，展示建筑、雕塑、绘画的美，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优雅、温润和美丽。

走到塔前，并无宽阔的门，只有一个仅可进人的洞口，爬进塔内，一条甬道盘旋而上，但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我们先让一人踩着肩上去，然后由她拽着依次爬上。甬道台阶用石块砌成，每级高约尺许，攀爬很吃力。登上第二层，有窗可通塔檐，我们爬出窗，只见檐边有半米来宽，长满杂草，塔身的白色已变灰，有些地方外层已剥落，露出内里砖的原色。壁画色彩也不再鲜艳，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出画的内容，好像是花卉植物之类。我自幼恐高，虽然只在二层，也只敢摸着塔身徐徐而行，她俩却如操场跑步一样连走带跳，且又喊又叫，走了一圈不过瘾，又走第二圈，还互相打赌说敢走第七层。从塔檐进入塔内后，想再往上走前方路已堵死，只得悻悻地下塔。走到塔前草地上转着圈看花塔，有时是直的，有时是斜的，此所谓“远近高低各不同”吧。塔顶上长着一棵树，给塔平添了几分生气。我们遗憾没登上塔顶，后听人说，花塔一直是被封的，无人能进去，不知何时被人掘开一口，让我们能登上第二层，已是极大的幸运了。

这以后，我再也没去过花塔，但常常会想起它。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动荡的年代受冲击的不仅有人，还有这座花塔。修防空洞缺少砖石了，与其让花塔斜斜地立着，不如用它的骨骼、肌肉去到地下筑一个洞。几个炸药包一点，花塔颓然倒下，尸横遍野却没捡出几块好砖。

我是在红卫中学读初中时听到花塔被炸毁的消息的，我没有悲哀，因为心已麻木；后来又听到南塔被炸毁，我亦没有悲哀，因为心已麻木；再后来又听说要炸东塔，我麻木的心竟又有了痛感……

始终微笑的娇媚的花塔炸掉了，这是真的，有它自己的尸骸为证；沉稳而英俊的南塔也炸掉了，这是真的，有它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稳而英俊的东塔还孤立地站在资江边。当三座宝塔三点一线高高地耸立于城东城南的时候，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啊！

若干年后，当我站在比萨斜塔前，看着车辆如鲫游人如云，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的花塔。比萨斜塔越来越斜了，靠撑着拉着顽强站立，本来是个建筑错误，却演绎成了一个神话。我们的花塔如果还健在，它较比萨斜塔年纪更老，斜度更大，在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内容的今天，它是否也会给故乡带来滚滚人流呢？是否也会蜚声中外扬名世界呢？是否也会因风雨侵蚀需拄拐杖作牵引呢？哎，斯塔已毁，留给人们的只是无限的思念。思念那个柔曼的身影，思念那些动人的传说，思念那段年少轻狂的岁月！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峰林擎天

郑国华 摄

乡土视野

母亲的菜园

申云贵

从老屋旁边的池塘边绕过去，走过一条长满狗尾巴草的田埂，然后拐上上山的小路走大约五十米，就到了母亲的菜园。

夏天，正是一年中最丰美的季节。山坡上，杂草葱郁，灌木丛生。母亲的菜园里一派“多姿多彩”的景象：绿油油的辣椒树上挂满“苗条”的小辣椒，矮矮的茄子树上挤满“圆滚滚”的紫茄子，一串串“纤细”的豆角把架子压弯了腰。最招人爱的是土坎边的南瓜，蒲扇般的大叶子随着风摆动，喇叭似的大黄花迎着太阳点头，“胖嘟嘟”的大南瓜躲在叶子下面睡懒觉。

我到菜园时，母亲正在辣椒地里摘辣椒。毒花花的太阳倾泻在菜园，蝉躲在树上嘶鸣，两只蝴蝶在豆角架之间追逐。母亲弓着身子站在辣椒树丛中，灰白的头发像鸟窝，一件黑底红花的纱衣套在身上，后背已被汗水浸透。我喊了一

声“妈”。母亲抬起头，脸上淌着汗水，脸色像她身上的衣服，红里有黑，黑中透红。母亲用手擦了一把脸，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欣喜，很快变成怜爱，嗔怪道：“你怎么到山上来了？太阳好晒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喜欢种菜，很会种菜。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好。母亲和父亲在自留地里种辣椒茄子，种萝卜白菜，也种麦子红薯。一碗辣椒炒茄子，两个蒸熟的红薯，就把我们饥饿的肚子塞得满满的。改革开放后，母亲种菜的热情更高了，田埂上、路边、责任地里到处种。种出的菜自己吃不完，就拿到街上卖，得到的钱供我们读书，给我们做新衣裳。父亲去世那年，母亲43岁。从此，菜地里只能看到母亲孤独的身影。我和弟妹们长大后，都离开了家乡，母亲一个人在乡下种田种菜，过后背已被汗水浸透。我喊了一

活。那段时间，我家里常常会出出现这样的情景：早晨刚起床，有人敲门，打开门，母亲拿着扁担站在门口，脸上淌着汗，脚下是两只鼓鼓囊囊的纤维袋。袋里装的除了蔬菜，还有干菜。

毫不夸张地说，母亲这辈子和菜结下了不解之缘；种菜，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70岁之后，母亲身体大不如前。可她就是闲不住，依然在种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家拿菜。开始，我以为她只是小打小闹，过过种菜的瘾，可没想到她竟然在山上弄了一个菜园。

此刻，我看着烈日下的母亲。她身体瘦得只剩皮和骨头，似乎一阵大一点的风就能把她吹倒；沧桑的脸上布满又深又密的皱纹，像风干的树皮；两个大眼袋松松垮垮地垂在眼睛下，里面仿佛盛满了泪水。我鼻子发酸，眼里发热：母亲是真的老了。

樟树垅茶座

紫薇花开醉连山

李远良

七月的连山，一场期盼已久的及时雨后，田野里夏风习习，蛙鸣阵阵，稻浪滚滚，青荷婷婷，宽敞的村组道路两旁整齐排列的紫薇花开正艳，花团锦簇，清香醉人。如诗如画的乡村美景让我不禁想起白居易咏紫薇的一句诗：“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市委宣传部长新宁县崑山镇连山村开展扶贫工作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有幸来村当了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回想当年我们扶贫工作队刚进村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把它归纳为“五多五少”：村里贫困户多、破旧危房子多、道路狭窄弯道多、单身汉多、矛盾纠纷多；村里山高坡陡耕地少、偏远人稀劳力少、经济收入来源少、村民谋生手段少、精神文化活动少。扶贫工作队走到哪里，总有群众围着提想法，我们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哪里是短板就从哪里补起。工作队和村“两委”开会交心后，决定从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优势产业、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入手，开始为村里一件件做惠民便民实事，用实际行动让连山旧貌换新颜。工作队两年多来为村里新建和硬化村组道路7.9公里，拓宽道路5公里。新建或维修水圳4千米，新修水渠1千米。现在村里已实现组组通水泥路，“十八弯”拓宽改直。村12组、13组水泥路通车时，村民自发写感谢信送锦旗到村部，并打横幅放鞭炮对工作队表示感谢。现在村里盛产的竹木可以很快捷地运出村外，老百姓出行也方便多了。

发展产业是实现长期脱贫的根本之策。我们为村里建立了光伏电站，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引导村里因地制宜成立脐橙、油茶等合作社3个，贫困户可以入股分红或务工取酬。工作队还给楠木水油茶合作社、仁贵岭脐橙合作社争取树苗，兴修产业道路，请农技专家入园指导。村妇女主任刘小阳成立小阳梅花鹿养殖合作社，养了80多头东北梅花鹿。工作队积极给她推荐申请产业发展贷款，并给她向新宁的旅游特产城和超市找鹿茸的销路。去年7月，

仁贵岭脐橙合作社套种的西瓜丰收了，有好几万斤，为了帮贫困户卖个好价钱，工作队四处联系，冒着酷暑肩挑手扛帮送货上门，在市里帮助合作社销售了两万多斤西瓜。合作社的几名群众拿着带汗渍的钞票，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扶贫要正风扶志。我们发挥宣传部门的优势，在村里开展一月一主题文化活动，着力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帮助建立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开展了关爱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着力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指导村民绿化美化村居环境，抓好评人居环境整治，每月评选尊老爱幼模范户、环境卫生文明示范户。开展“亲帮亲、户帮户、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推行移风易俗，红白喜事从简，树立新风尚。联系省祁剧院、县文化馆等文艺单位，搞好文化进村活动，举办了多场送戏下乡、文艺汇演活动，村民在家门口就欣赏到了精彩的节目。

……

岁月悠悠，乡情浓浓。在连山两年多的日子里，村里班子团结协作，乡亲们重情讲义，我们走家串户，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小感动，激励着我们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去年，我的右手不慎受伤，乡亲们知道后给我送来了自制的药酒；西瓜成熟季，乡亲们时不时给我们送来几个西瓜解暑；乡亲们的开棚鸭长大了，他们经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里吃血浆鸭喝米酒聊农事；乡亲们看到冬天来了，给我们送来了好几双棉鞋；乡亲们过年杀猪，家家户户争相邀请我们去吃猪血肉；乡亲们上山采春茶，也不忘给我们送些品。

走进青山掩映、花团锦簇的连山村，道路四通八达，路灯比肩相迎，自来水随心可取；村民开农家乐、办养殖场、搞合作社和电商营销者层出不穷；劳作之余，山脊晃里山歌与笑声连成一片……连山变美了，也收获了“省级文明村”、新宁县“脱贫攻坚优秀出列村”等荣誉。

（李远良，任职于市委宣传部）

湘西南诗会

真想把你抱成一本书(外一首)

李斌

翻开清晨的鸟鸣
居然捡到无数的喜悦
阳光开始进进出出
背影越来越薄

真想把你抱成一本书
慢慢阅读
在你生动而静美的表情里
晃动着我坚硬的期盼

安放好真情煮酒的日子
数不清的往事
压低了花开花落的声音
习惯岁月的深度

沉醉于你深深浅浅的内心
摘不掉所有旧时光
无法抵达长长短短的风景
一种奢望自生自灭

思念堆积如山

我把积攒的所有温暖
送入你微冷眼眶
过于静寂而轻松的
是无眠的旷野

收集你的低语
所有的时间在思考
星光越来越浓
点燃层层叠叠的静默

只想认领你湿透的笑声
尚在路途的心情
和一滴水结识
无视眸光在角落里彷徨

我将微笑涂在脸上
心事徐徐展开
雨水充沛的季节里
思念堆积如山
（李斌，绥宁县委宣传部干部、湖南省作协会员）